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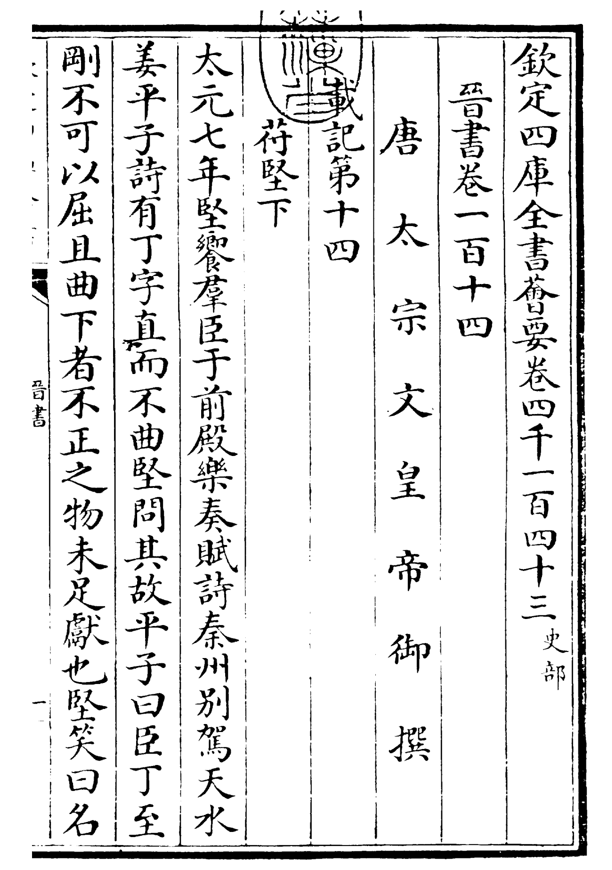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四 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晉書卷一百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四

苻堅下

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别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

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讐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

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鋭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偽位新平王彫陳説圖讖堅大悦以彫為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氐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氐于京師三秦大戸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

之王猛猛以彫為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
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
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
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于
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甞齋
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葢是乎願陛
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
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

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内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宫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彤言有徵追贈光禄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為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為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甯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宫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遥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為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吕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

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

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絶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啓顙軍門若迷而不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悦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

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

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晧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晧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

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闇劣以累捷

之威虜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讎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

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乗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

制四維道遥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賔百越堅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

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為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

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宫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

何罪焉明年吕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宫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覊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䭾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

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温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為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儁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

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内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内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内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為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内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内外如

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彊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彊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

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别

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
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
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
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户而歸叡遣垂及驍騎
石越為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
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
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
一兵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

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

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頴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為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

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擒俘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

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

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悦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緜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

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妄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謗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暐屯鄖城姜成

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暐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

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

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兾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使持節

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沖于河

東大破之沖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

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沖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

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壁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

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于鸛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

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屬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

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沖于灞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

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兖州堅刺史張崇

棄鄴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鄴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

顧一袍小恵茍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
寛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
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
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
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
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
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
兖于中山以為巳援垂遣張崇要興獲之于襄國南又

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顔肱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為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于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逵與參軍姜

讓密謂楊膺曰令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適
寇讎三軍罄絶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覬公豪氣不除非
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
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
為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
縛與之茍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為功況君
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
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

攺書而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
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
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
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
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
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蘆作蘧篨不成
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
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

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别妹為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欵誠無

貳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
救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
容沖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
常為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
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
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
也於是與毛長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
獲免嘉其忠勇竝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内侯沖

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不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

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為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于驪山為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埳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謡曰幽州𢧐

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絶歎埀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絶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山峯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

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乎
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
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
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
尚書郎自表父讎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
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為慚故相率距
萇以立忠義時有羣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
悲占者以為鬭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

城堅身貫甲胄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保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為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内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

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衂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歔欷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

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衞將軍楊定擊沖于城西為沖所禽

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末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為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

堅之分氐户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𩀱鷯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别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

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壁于下辯壁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

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丕僭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于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

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
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髪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
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縁拜也乃十倍
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
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
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
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
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懐

佐世之志希龍顔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酬之温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

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吕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苻同契若𤣥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刦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

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

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刼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内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

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馳驅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僶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

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頋時降神覢堅不許遣其侍中渠讜諧鄭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

内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彞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虚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泰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臣何庸猗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

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内外萬幾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若文王

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
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勑其
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
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
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
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流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
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
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

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讐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

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

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
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
之敵也銓綜内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畧之流也
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隷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
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恠異及卜筮與否豐曰初

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

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因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具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

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闗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孝初臨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録尚書事俄轉司

徒融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絶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歴數豈有常哉惟徳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讎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闕軍旅茍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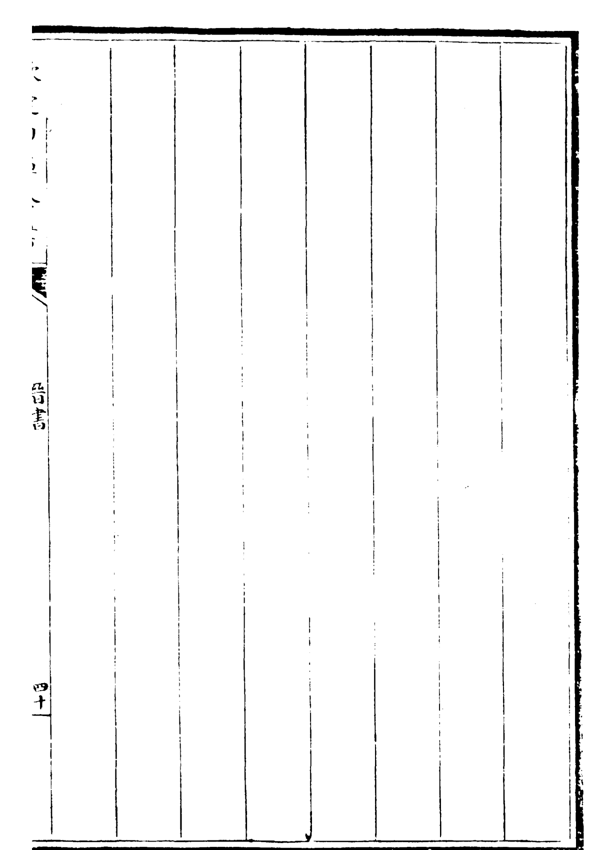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

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

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别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味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

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晉書卷一百十四

晉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苻堅載記下以十具牛為田○風俗通北俗三牛為一具以苻一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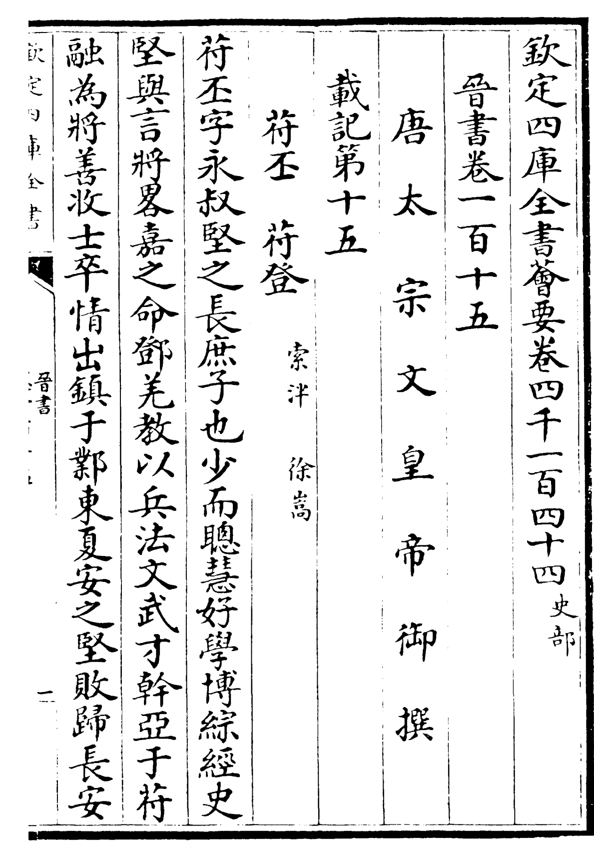
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屬漢之衆來赴難○十六國春秋蚝作虬屬作蜀

將軍頹肱襲次于河北○綱目作頹肱劉襲軍于河北下文云襲等進攻黎陽則此脫去劉字也

遂穿馬埳以自固○埳監本誤陷音義埳與坎同今改

正

晉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四十四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畧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

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宫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州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

内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為侍中徐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

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吕光新定西國兵强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張統説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

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絶人懐利已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熈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畧絶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集四州

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肖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肖及光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𡨋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兗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

城侯苻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謨為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兗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為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

將軍輿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衛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毦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為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

長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熒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勲舊豈忍捨破國之醜竪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倶石子為前軍師司空張蚝為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

三忘軀之誠勠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驎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驎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

不絶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脱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兗及固安侯苻鑒並為驎所殺丕復以王永為司徒録尚書事徐義為尚書令加右光禄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弃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衞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弃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

興既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為左丞相苻纂為大司馬張蚝為太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為司空苻沖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

司俱石子為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六百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為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纒幽顯雖黄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為

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勠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為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于率鄯善王胡員吒護羌中郎將梁𥟖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强京

戰于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衞平年老不可以成

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唉青者謂諸

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

為人害諸軍但請衞公會集衆將青為諸軍決之衆以

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

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

難也衞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

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畧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

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

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偽謚丕為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

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為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為苻生所殺堅即偽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為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

成言於興請以登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為奇畧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敝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

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换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鬬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為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為主衆咸曰渤

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蹔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黄旗武賁之士三

百人以衞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為啓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為方圓大陣知

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
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
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
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
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
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
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
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

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楊壁為司空

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數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畧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還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絶之皆為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

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陜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

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為兄報恥於情理何負音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

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賨洛賨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苻碩原為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戎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

胡空堡遣使齎書加實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壁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為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户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為其後繼壁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兾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畧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鵞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

密遣其將任瓮宗度詐為内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畧善御人必為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為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强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

為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胄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

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䏺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為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為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為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

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為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為祟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氷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内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

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熈隆别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為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

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

南為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𢦤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為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録事執法御豫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

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寛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符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洋河西德望拜别駕呂光既剋姑臧洋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絶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洋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洋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讐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

色不變弟菱有儁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冗從右監

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泙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

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

託路絶堅甚竒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

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

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

死主上止黄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内外位為列將無犬

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虵豕之墟紫宸遷竈黿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䖝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

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鋭敢窺大寳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梟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恐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曽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謡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纂承僞歴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賛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

勇恢威畧儁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
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
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因以功侔
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已
夸世愎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末叶恥
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
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鑾禹穴駐
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舘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

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彊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揺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祏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闗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䝉宸竊帝圖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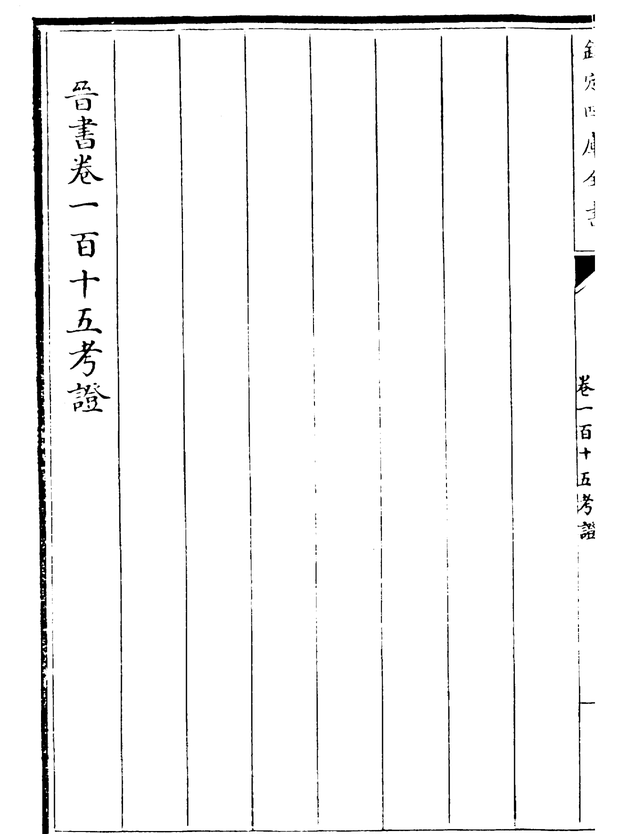
患生縱敵亂起矜彊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卷一百十五

晉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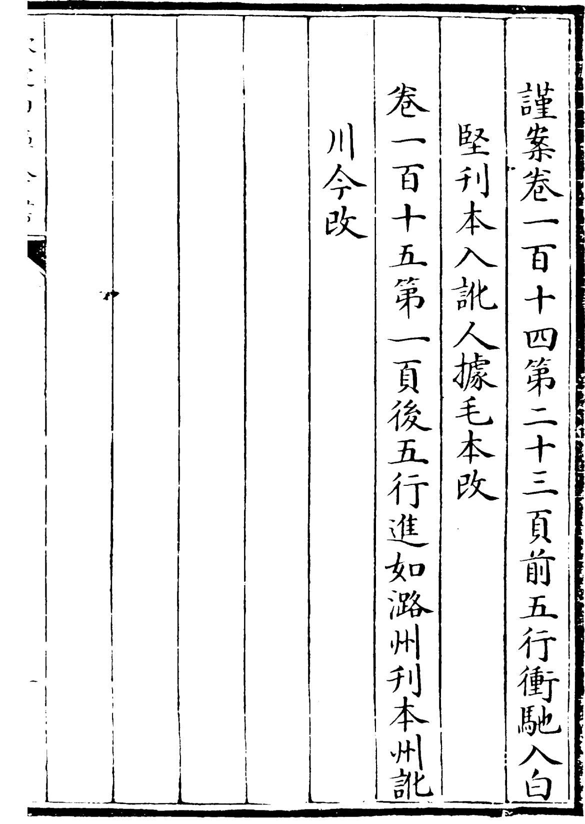
苻丕載記謀伐王統平上邽○平十六國春秋作于扶風馬郎○郎十六國春秋作朗

苻登載記拜殿上將軍○上十六國春秋作中



晉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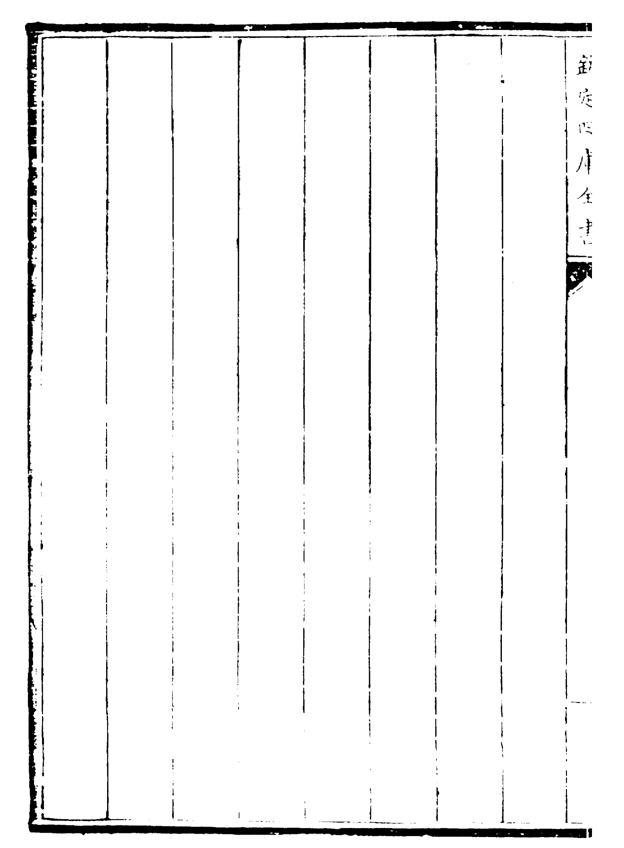
卷一百十五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四第二十三頁前五行衝馳入白

堅刊本入訛人據毛本改

卷一百十五第一頁後五行進如潞州刊本州訛

川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夏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六至一百十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晉書卷一百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六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

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内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繦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泰

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强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

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
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
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
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
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
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
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
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

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

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

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為參軍其寛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徳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

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為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為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祇

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

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

公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

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為長

史天水尹赤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帥南安斂岐

為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為前部帥强白為後部帥太原

薛讚略陽權翼為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

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于

譙城遣五弟為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衞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内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

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强終為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

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斆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内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黄為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

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温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為温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户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温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

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温温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
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從北屈將圖關
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
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户苻生
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為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
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
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
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

敗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

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為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兖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曽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

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司馬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説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

觀沈溺而不拯救之甚乃從綿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内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龎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龎魏任謙為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為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黨删等為帥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沖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沖進屯北地

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于
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
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
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
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
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
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
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

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為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隷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禄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

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驎萇伐驎破之驎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户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為司隷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凉胡金熙鮮卑沒奕干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

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户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儁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為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為

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
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
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
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
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
之間足可尅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浧源師奴率
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
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

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曜

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遲仰託萇遣之事發為

登所殺萇以遲為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

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

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

欲因登駭亂欲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

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

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

足為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為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俟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緒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眾降萇拜為鎮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成

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

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較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

於營處一栅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閒之城曰營所至小巳廣之矣萇曰少來鬭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竒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為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御羣雄包羅儁異棄嫌録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

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鴦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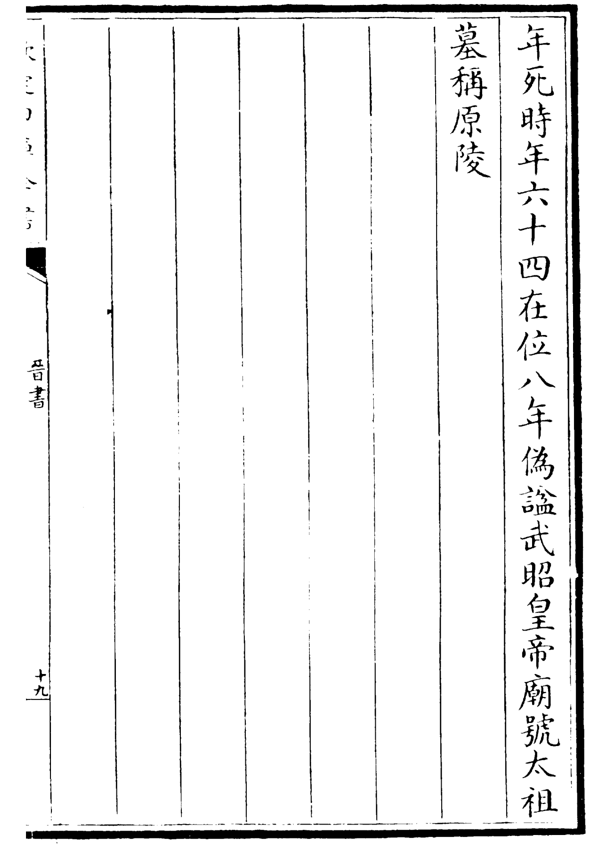
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鄜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勑其太子興曰茍曜好姦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茍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

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苻登驃騎將軍沒奕干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

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胥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胥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柰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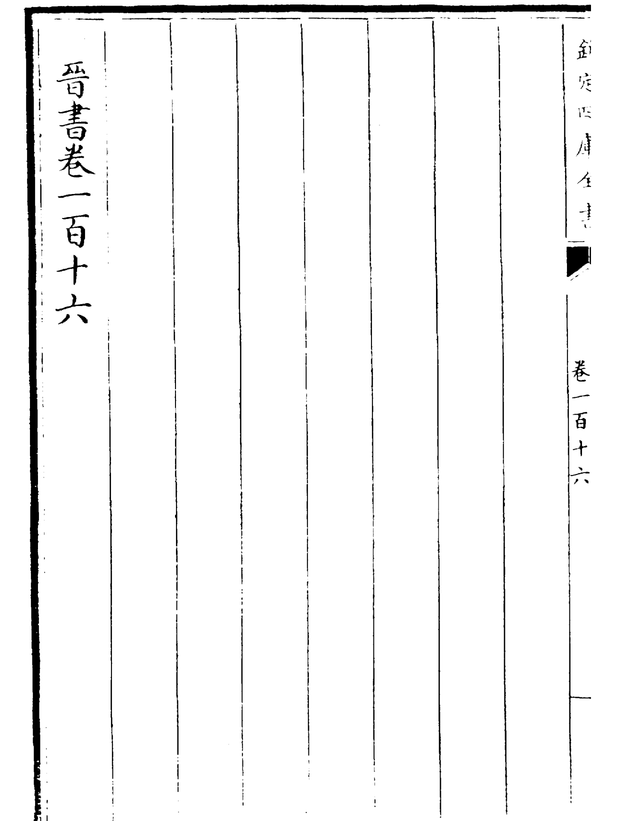
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闚閤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氐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户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

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



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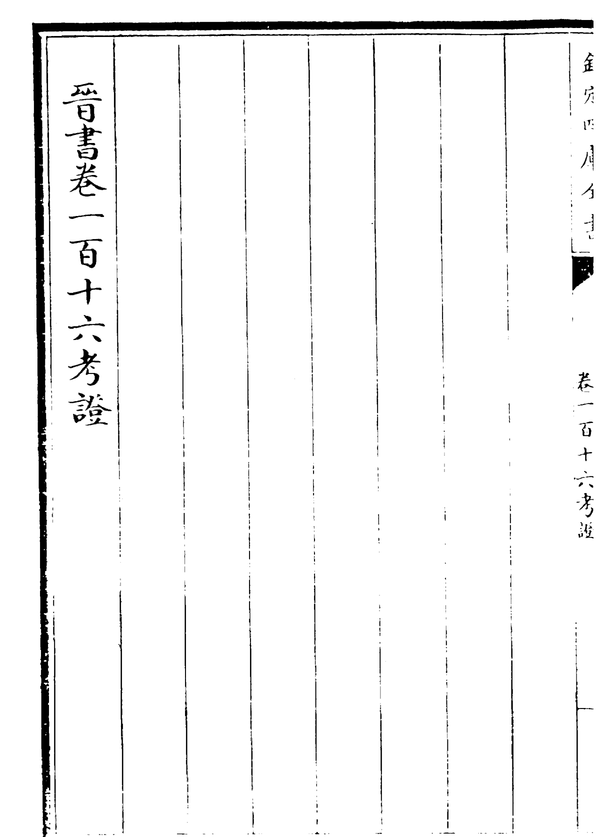
墓稱原陵


晉書卷一百十六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姚弋仲載記弋仲率步衆數萬遷於清河○十六國春秋此句下有之灄頭三字

姚萇載記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綱目作正望算略中有片長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